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八十三

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_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_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_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八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九

列朝備傳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生時母夢日隋懷以為吉也名字之世為
開封扶溝人其曾祖成慶陽死家焉而父正為周王府教

授仍還開封夢陽束髮就河南試不利年十八乃以故籍走
試陝陝場且閉夢陽大言曰場無解元何為閉也王者奇
其言試而納之遂中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連中
授戶部主事遷郎中嘗治關立通商法痛格勢人求勢人不
便構下獄尋釋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不可長
凡五千言其言神機三千五軍三營兵數十萬至正統己巳
纔數十年間僅拔得一十二萬為十二團營而今則料衆
北代不設三萬腰鍵弓矢不全騎士牽露骨馬官不恤其

軍豪勢侵蝕食之增而用之寡是兵害也且夫騰驪四
衛者非今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稽其數而征役不調
富豪而氣驕夫以內官之貪狡而率富豪而氣驕之人
其為害可忍言哉是必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
叅掌內兵而禁團營把總號頭等俱不得置私人而後
積弊可徐銷也又言莊場之害曩時直隸拋荒地聽
民開墾未嘗起科今輒指之為官田皇親家聽無賴投
獻而朝廷復允其請占其田土犁其墳墓擻伐其樹木

民則何堪且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競畝尺分而寸剖之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廢本業以尺寸之地失黔首心乞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諶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便末又言貴戚驕恣之漸夫皇親至戚也然必以禮防之者則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

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
翼虎夫川潰則傷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
安焉得乎此非所以厚張氏也書上候奏辯謂夢陽罪
斬十其寂著者斥皇后為氏時張皇后寵有權皇后母
金夫人日夜泣帝前帝初令回話不得已乃下詔獄掌
詔獄者牟斌為夢陽具牘議罰俸左右請杖之不許金
夫人復請帝帝不憚曰張氏謂張家也張家昏后耶推
案起帝初與劉健謝遷論夢陽謝遷曰夢陽心無他所

謂欲効忠於陛下者也至是帝語劉大夏曰或謂我杖
夢陽推其心欲殺之耳吾能殺直臣快左右心乎當是
時天下賢孝宗而慕夢陽之為人故事館閣習文翰夢
陽以諸郎倡起號召為詩古文詞館閣笑之顧夢陽所
為文鳳矯而龍變旁若無人同時何景明邊貢徐禎卿
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夢
陽則更以氣節超諸郎間嘗遇壽寧侯大市街乘醉數
侯過褻罵舉鞭梢揮擊之落二齒侯隱忍去正德改元

堂上官韓文每退朝輒與曹屬語閹等而泣夢陽進曰
公大臣不除君側奸徒泣何也文曰吾亦思除之耳夢
陽曰除之則何必泣夫閹中皆顧命臣公所知也今言
官劾瑾等閣臣持其章甚力將必除之特其機未釋耳
公誠能手疏帥百官伏闕下爭則勢成勢成則機釋機
釋則一發而殪是合諸公卿內外比掌而拊一虫也過
此勿再也文曰善君為我草疏然疏勿文文則勿省勿
長長則勿竟草具文懷之入會語泄中變健遣並辭去

文坐落職而以疏草為夢陽所為謫夢陽布政司經歷
勒致仕既而羅織夢陽事械繫之論死賴康海救得免
語具海傳當是時天下人人稱夢陽顧夢陽益喜自負
瑾敗起江西提學副使甫到官與總制陳金約曰公治
軍夢陽治諸生無相尼也舊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
所夢陽不往日教諸生砥氣節毋許諸生就上官謁諸生
謁上官雖都御史毋跪但長揖上官毋許加諸生者時
御史江萬實與諸生迂夢陽拽黑繆帥諸生親往鎖萬

實會淮王府校爭諸生於途夢陽遂笞之淮王奏聞適以所奏下萬實按狀夢陽乃許萬實雜奏下陳金檄布政司鄭岳勘之夢陽疑岳袒萬實因復許岳時逆濠重夢陽甚而岳以迂濠濠為夢陽執岳吏令報岳子汧與羣吏通贓奏聞繫汧掠治而參政吳廷舉謂夢陽侵官亦上疏論夢陽掛冠而吉安知府劉喬嘗殺一諸生為夢陽所持亦互許劾喬乃手偽疏一通示萬實曰此非公劾陳金疏耶夢陽偽為之將以惡公於陳公而復

示金疏以激怒金金乃還所下不復勘驗更遣大理卿
燕忠出治諸生數萬環廣信獄忠至召夢陽入團手据
案罵罵已且誚且讓謂夢陽未講老氏無學問不知雄
而守雌遂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勅冠帶閒住
還里而岳喬以贓私削籍充岳子沄戍廷舉擅去官罰
俸夢陽嘗作書上座主楊一清曰陳士賢曲庇諸生諸
生有為盜者舍勿問也教靜之拳毆唐御史唐御史憤
死楊繼宗罵贓官不去口雍世隆為按察使途辱知府

為都御史時鞭叅將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夫激濁揚清之中當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詘之節古今有敢為之男子無能逃之法吏天然後懾伏勢雄繫渙散而泯亂階也夢陽既家居賓朋日盛嘗從汝洛少年射獵晉邱繁臺間自號空同子海內慕空同子名多造廬請顧時時以侮嫚謝去五年御史周宣論夢陽親濠逮詔獄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解之得免乃以為濠作陽春書院記削籍

先是夢陽有甥曹嘉能文章以御史諫武宗南巡廷杖其負氣陵轢人嘗謂其似夢陽至是以抗諫謫四川茂州判過夢陽相對慟哭同為謁逢干廟詩以見志子枝進士

論曰聞之燕忠責夢陽曰方君彈壽寧侯時斷螯搯猛動至尊之心及其為韓尚書草奏忼憤抽筆氣陵朝宁庶幾李元禮范孟博之流而惜乎不講于道也上旨哉言乎語云鉅以礪缺夢陽砥名節矯厲太過遂流為悖慢

而不之覺坎輾終其身悲夫明初金華諸子開藝文之
門葦路藍縷而夢陽景明繼之大起古學鬱然為文章
當時已遂有益代之目乃自是以後振煥揚波非不甚
盛然終明之世究無出其右者舊傳弘德集空同子諸
書後彙為空同集六十六卷所當與李杜柳韓爭雄長
矣

附錄 夢陽與鄭岳相許時濠左祖夢陽擠岳者而
年譜反稱燕忠出勦承濠風旨公且不測獨何景明
上書冢宰楊一清乞為申解逆得聞住此欲出脫夢
陽比濠一節而故稱濠擠夢陽年譜之護衛過當如

此瑾欲官廉海吏部侍郎海力辭免諸書稱欲官夢陽吏部此是因海而誤之者瑾此時欲復官夢陽則未可知然非吏部也

年譜記夢陽甥曹嘉以諫謫四川茂州判官而名山藏謂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人為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兩不相合考空同集有送甥謫四川茂州判詩豈昌邑之謫又在茂州之外與姑記此以俟考定

仇鉞

仇鉞鎮原平泉里人以備卒給事寧夏總兵府總兵者愛之使之襲仇指揮職掌其兵遂為江都仇氏既而戰

甜水河有功陞僉事正德二年用楊一清薦充遊擊將
軍五年寘鐸反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等從之殺
守臣以討瑾名舉兵鉞駐大壩聞變將東行時反者預
撤黃河渡船於岸西以拒來者而叅將楊英屯河上復
盡奪船歸東岸使反者不得東鉞東西望間無如何顧
念妻子在賊中遂從大壩歸垂歿覲寘鐸詐稱病發急
分所將兵隸賊營掩宅卧于是賊時時就計議會興武
營守備保勛家陷賊遣蒼頭泗入駕言楊英等合諸路

兵將渡河鉞聞之大喜乃謂錦廣宜急出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且橫城堡近河間有決河灌堡者非固防之恐倉猝未可徇也錦愕然急偕廣傾營東出昂獨守城鉞又稱病亟昂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驟起捶殺昂離之鉞乃披甲橫刃提其首躍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全集遂圍安化府擒真鐫而城外兵聞之俱反正縛錦廣獻自真鐫舉兵至此凡十八日敗先是遣將時議以鉞為副總兵既而傳鉞在賊中悔之

將追勅未幾捷聞勅署都督僉事佩征西將軍印鎮守
寧夏及論功封咸寧伯歲祿千石與世券七年霸州賊
趙鏐等寇河南橫甚命鉞討賊稱平賊將軍鉞督副總
兵時源等涉河而進敗賊七里岡乘勢四追斬獲四千
八百餘人乃擒鏐于六安州無何山東賊劉七等從河
南流剽入湖廣復命鉞進討時賊已泐江下至鎮江退
保狼山鉞駐兵鎮江而令諸將劉暉邵永等分軍並進
與賊戰大敗之賊自崖趨下將奪舟官軍乘之七溺死

進侯增祿千石八年大同警復命鉞以平蠻將軍禦之未至警息先是鉞從江南還即乞去前後凡十三疏至是以病歸時帝好武每御豹房召諸將入侍鉞辭不入十五年世宗入嗣以言官薦起鉞提督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卒謚武襄初鉞歸田間剽者指之曰此仇游擊庄也斫而入鉞暗中注鏃無一虛者子思病孫鸞嗣侯以罪誅有傳

論曰鉞傭卒起家以功封侯偉哉雖狐離緼火扑手易

滅然而智略遠矣惜乎嗣之者之隳其績也世傳鉞有
謀審于料敵自從軍至侯大小數十戰未嘗不利邊人
每言鉞一出而綵繒倍言功賞多耳至若辭疾屏居
避勢晦跡以終全其名則雖古名將何加焉

附錄

諸書皆稱仇鉞

江都人惟趙時春為仇鸞本

末敘

世系甚詳時春同鄉人與鸞頗密故知確為平

泉里人第他書稱寧夏者亦有之至若楊廷和為墓
志稱江都實錄亦稱江都則原狀既冒姓其無能改

正不足怪耳

寘鐫殺守臣實錄作鎮守太監季增少監鄧廣而昭

代典則稱太監趙弼無據今略之

實錄稱賊撤黃河渡船于橫城岸西以絕來者不記

官兵奪船一節惟昭代典則稱廣武營指揮孫隆焚
兩壩掃捲河舟盡歸東岸使賊不得東仇鸞本末又
稱陝西總兵曹雄靈州叅將楊英盡收黃河船濟師
歸靈州二書不合攷實錄敘靈州奪船功則官軍奪
船洵有之但其牒稱副總兵楊英遊擊史鏞率都指
揮韓斌陳恂尹清鄭廣吳山韓遠李完韓連蘇勇黃
正鎮撫溫良副千戶郭春凡十四人並無孫隆名若
曹雄則陝西總兵以擒寘鐠之次日援兵始至安能
奪船故知二書所記皆謬也
諸書載鐵殺昂後皆云鐵奪城門擒寘鐠大謬斯時
鐵與寘鐠皆在城何奪門之有
墓志載鐵討趙鏖賊止言先聲奪之而不及六安之
降及討劉七賊則反云襲破之于六安是誤以趙鏖
賊為劉七賊矣六安是趙鏖與七無涉時趙鏖賊中
有劉三者亦指名豈
誤三為七故然耶

涂禎

涂禎字賓賢新淦人弘治十一年進士知江陰縣舉卓異第一遂擢監察御史巡長蘆鹽課復命時瑾用事御史有獻割沒銀者因以責禎禎無有瑾怒下禎獄然猶望其獻也遲之禎終無有矯旨杖三十戍肅州衛永遠以坐杖重未行卒先是下獄時江陰民痛禎願合錢贖禎如御史所獻銀數禎不許遂遇害

王承裕

附王恕傳後

承裕字天宇兒時即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成化二十二年舉于鄉始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擇用之弘治六年登進士時父恕致仕即歸養授徒于弘道書院正德初歷諸科給事中以正直名有時政先務勤政任將等疏逆瑾用事以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八年陞太僕寺少卿奉命點視京營馬疋十一年進本寺卿上偶降旨大閱用戰馬二萬疋皆應命時以為能既而陞南京太常寺卿嘉靖元年以憂闕補任無何陞戶部右侍郎却

其舊例公堂銀千兩貯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
不明往勘當上意欽賜睿筆清平正直四字六年陞南
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查累歲逋租至一
百七十萬石而還收貯所羨銀凡四萬八千餘兩七年
致仕卒謚康僖論者謂能繼恕業一如范忠宣之嗣文
正者承裕體肥澤廣額豐頤性孝且友能悅親養志教
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有喪祭事必命率禮而行所著
婚禮用中與論語蒙讀談經漫語諸書共若干卷合詩

文集行于世

伍文定邢珣徐璉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瑋官貴州叅議文定年二十以弘治十一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剛直好斷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羣捶之幾斃猶曳衣禪行錄錄然正德初陞成都同知以迂瑾追誣在常州時勘魏國公徐備爭田失實逮繫詔獄勒為民瑾敗補嘉興桃源賊寇開化檄文定與指揮他知府追勦于江西之淫田指揮他知

府皆敗被擒而文定獨能斬賊首及其黨一十二人而全其軍未幾擢河南知府計滅河南賊張勇李文簡等乃以江西吉安多盜調吉安到日即奉贛撫王守仁檄擒永豐寇賴招壽而大茅山洞賊方熾隨勦平之宸濠反文定已城守值守仁還贛道吉安文定帥健兒迎之峽江控纜請曰賊悖逆不道自取櫟絕明公舉義旗相嚮何讎不克第燎原之燔利于蚤揃明公何不即起兵吉安先此大事守仁初西行尚思還贛整軍旅而後聲

討及聞其言大喜遂與乘夜返吉安閉門草檄集兵食
繕甲旬日而具文定告社設孫燧許逵位為文哭之動
衆心舉兵至樟樹知府邢珣等各以兵至合八萬餘人
號三十萬分隊七令各攻一門而以文定為先鋒攻廣
潤門時濂去南昌守未固砲門門者走遂攻門入既而
追濂及樵舍濂反兵銳甚曾知府鄭獻逃歸自賊中詣
文定營語狀文定乃乘夜帥所部先進徐璉繼之時濂
舟蔽江面前後數十里文定進戰不利舉砲以風逆燎

鬚灼左臂衆却文定遽引退賊乘勢追之至黃家渡賴
援兵解去乃與濠隔江而軍濠舟聯岸為方陣營時北
風烈甚忽反風有請火攻者文定不應既而請者衆文
定怒曰風善變南北未可定而欲徂赤壁成事以擾軍
政何耶衆不敢言文定乃密啟守仁為火攻具募舟四
十艘填紮灌油勒竟夕辦預分隔江軍自下流潛渡繞
出濠舟後伏之而更以他軍補隔江軍平明火發諸舟
乘風入文定帥衆隨之頃刻薄濠營先夕濠令人誘降

惟不赦守仁文定二人餘待以不殺至是縱火人人殊死戰濠舟膠淤沙舳艫聯絡倉卒不得發又篷竿多葺竹火及輒熾烟焰蔽天地焚死無算而伏兵復起鼓譟邀擊其登岸逃者濠大敗乘他舟遁既而就擒論功推第一進江西按察使閩人張忠帥禁兵討賊賊平無與忌其功因見脇跪不跪執而撻之乃乞歸嘉靖初起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久之乞歸既而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雲南土司鳳朝文

反加兵部尚書督雲貴川湖四司軍務兵未至而朝文
死時芒部多不靖文定欲乘勢勦之四川巡按戴金力
言其不可遽降旨罷兵召文定文定復乞歸卒當文定
勤王次樟樹時贛州知府邢珣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
知府徐璉各以勦王兵赴吉安軍其後論功惟文定授
副都而珣與德孺與璉三人者皆以陞左布政使致仕
而德孺死于水

邢珣字子用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嘗為戶部員外郎

以忤瑾褫職為民及起南工部會歲歉宮寢營建輸辦
不給而中貴人敕織造襪衣樂器累費數萬且督趣甚
緊珣劑量供繕悉準以法中貴人無如何正德九年出
知贛州府贛壤接閩廣嶺崙險絕有劇盜滿總焚剽為
害久不能制珣下車即親詣峒穴推誠而撫諭之總率
眾歸降且願效用他盜翻藉以抵禦于是立古鄉社約
大新學宮修復鬱孤臺會都御史守仁檄勅橫水桶岡
剽頭諸賊調官兵萬二千人分十哨以珣領之是時

將進兵議先桶岡珣獨謂桶岡諸巢為賊境咽喉而橫水左溪實據心腹今湖廣徵兵未集賊不為備不若出其不意連擊橫水而然後移之桶岡茂不濟矣守仁是其言遂破橫水進桶岡時守仁陰遣人說賊使降賊猶豫間會大雨珣冒雨進兵賊潰走乃以平賊功陞俸二級賜銀金文綺十四年濠反遣使賫重貲誘滿總等兵助逆總執使戮之將其貲幣詣府珣大喜慰勞會守仁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珣即日部兵與總赴之次樟樹時

諸府兵徐璉戴德孺等皆至同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
珣立白守仁令禁之既而戰樵舍文定先進不利返之
黃家渡珣倉皇馳援率滿總執大旗麾兵進刺其渠帥
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然後隔江陣文定以火攻直入
而珣擊其左濠擒陞江西右參政世宗入嗣首議賞格
會有嫉守仁功者嗾言官論沮削其世券歲祿而一時
勤王諸臣斥廢殆盡珣陞左布政乞致仕既歸口不言
功有問者亦不答嘉靖三十年南昌人立報功祠于學

宮之左專祠守仁而以珣曾白守仁禁殺得配祀他不與焉

徐璉字宗獻朝邑人弘治十一年進士由戶部出知袁州府濠反守仁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璉聞謁守仁歸而召民兵五千人與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同以兵會吉安軍從之下南昌遂躡樵舍時濠勢甚盛璉師寡守仁署璉為衝鋒官與文定俱文定先衆擣濠軍璉繼之不利濠乃懸重賞厲士盡發九江南康兵以益

軍守仁陰囑文定為火攻而令珣擊其左璉與德孺擊其右濠敗璉所獲賊計一千二十八級守仁疏其功次文定進叅議既而論功陞左布政使候缺逾年乞歸後守仁受封白璉功文定進右都御史亦請以已位讓璉時尚書霍韜等復奏論璉功未酬帝命御史王鎬核之以實聞俱不報璉退居後絕口不言功所著玉峰集羣書纂要共若干卷

論曰文定以文臣勦賊不減守仁而勤王之舉則守仁

實賴之雖守仁忠果自有成算然初下南昌繼擣樵舍
卒之火攻制勝陰定計議于俄頃之間豈懸瓠之捷非
李愬不為功與邢珣徐璉同時並起偉伐未酬均就閒
散夫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謗興在守仁已然矣

附錄

伍文定墓誌稱濠薄兵江上安慶被圍文定
士卒殊死戰賊效漸遁乃夜引兵入省城則先戰樵

舍而後破南昌誤矣且稱守吉安時勦賊反遺捕岡
永豐諸賊而為南京都御史時則反稱其平海寇皆

屬不合今考正

徐璉為西安朝邑人一作武功誤

徐璉墓誌稱虔州知府邢珣同以兵會虔字是贛字
之誤

西河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八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十

列朝備傳

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三歲識字七歲能為詩父偉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莽械來京中錫方毀齒隨母徒跣訴闕

下事得白見者憐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而侈中錫疏斥之予杖再疏再予杖公主侵畿甸民田奉命往勘以其田還民乃劾中貴汪直不法十數事直怒使賊曹訶其門無所得滿考調雲南僉事以憂去服闋改陝西督糧延綏革例不受一錢弘治二年遷提學副使入為大理右少卿南京內守備太監將琮豪執擅誅殺怨家上其事累治不決中錫請按之抵琮于法八年轉左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革鎮守以下私役工匠使隸

尺籍凡芻刍糧馬匹舊為勢家所奪者悉歸之官會北部
入寇督軍擊却之斬首五十九獲馬二百資金幣尋引
疾去武宗即位以薦起撫遼東勢家所佔屯田便利者
積數百頃役卒以畊而卒所受皆虛籍益復為勢家賠
畝稅中錫疏于朝奪田給卒而除其虛籍鎮監招商市
馬牟民利諸弁效尤各為立草行魚戶設詔投責中錫
密數之一裁以法且謫其尤甚者遼大治正德元年召
為兵部右侍郎尋轉左有朱贏者瑾黨也冒邊功旬陞

蔓列無賴脅兵部為之請中錫持不可瑾大恚矯旨改
中錫南京工部尋勒致仕家居越一年恚未已忽內降
謂遼倉米損腐減軍積前撫不職就家鑱捕送遼東獄
變田廬償米削其籍五年瑾誅起巡撫大同會河北賊
劉六劉七與趙鐸齊彥名等前後倡亂流劫山東河南
間屢勦不效廷推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
伯張偉統禁兵討之中錫至軍謂盜本良民由酷吏寤
梟與中官召賄相激成人豈無良五當推誠以收之下

令賊所居勿捕所過勿邀擊飢渴給食飲視如估客降者待以不死賊初聞謹誨戒勿殺勿焚勿推理行且就撫顧猶豫無成說而偉執袴子將吏承中錫風旨卸手觀望賊大熾值武清賊官太保與劉六合兵犯天津副史陳天祥擊敗之獲官太保上其功中錫遂于是時進左都御史然賊流漫行六從河南還山東而燧與彥名則由江西流入湖仍返河南當是時諸府縣官軍間能破賊而賊善衝突往來儻忽後之稱流賊自此始中錫

復縱之賊勢已成然後不得已主兵者謂禁兵弱不足
辦賊請調宣大延綏諸邊兵聽中錫節制顧中錫欲戰
則非其意欲撫則時嚮時背終不得要領雖其後亦稍
悔之然終負成臆不即變先是賊攻棗強中錫遣救之
失利賊屠棗強去知縣以下死者七千人中錫有創心
至是賊稍挫邊兵所至皆克捷已追劉六等南徙至德
州桑園中錫輦轎入賊營反覆慰諭與之宴賊且拜且
泣遞起為壽劉六慷慨請降劉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

可下今內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伸其約乎會賊
有自都還者探中貴無招降意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
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謗起謂中錫通賊言官交章
劾中錫降詔切責已中錫仍以乞降請尚書何鑑謂賊
誠解甲則賞死即不然毋為所愚既而不然鑑遣侍郎
陸完代中錫議中錫與偉受命徂征乃計護身家不以
一矢相加遺師老則詘仍倡為招撫之說為賊所謾致
賊破郡邑擄男女燔漕艘洒盪郊保震驚京師罪在不

貫逮下刑部獄論死死獄中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
訟中錫寃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陽請益兵疑
賊心及賊已受約尋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是
其言復官賜祭廕一子監生

鄒昊

鄒昊即馬昊寧夏人宗大其字其先本鄒後而冒馬氏
少喜揮霍長身驍捷善射弘治十二年由進士為行人
正德初選授御史遷山東僉事尋以御史時忤瑾論罪

謫真定推官降夷騎多為盜剽攻人莫敢呵吳懸賞募
善射者不數月游徼卒皆善射遇降騎剽攻輒獲之盜
乃止瑾復用前罪謫判開州時真定吏民感吳恩伏闕
留吳上許之六年川賊藍廷瑞馮本恕方劇合四省兵
進討不效以吳才擢四川僉事吳至閱所部笑曰將不
知兵其何以戰于是擇驍卒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教
之會賊方四應本恕寇江津綦江進薄重慶時吳方駐
重慶城乘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相蹈藉吳乘之

斬首四千級軍中皆賀昊曰何賀尚未見大敵也雖然
宜及鋒用之遂并合羅徇土兵直前搏賊賊方陳左而
伏兵于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率百騎直擣其伏
伏潰復趨左左亦潰于是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首捕
降者近萬人四奔婺川而別將所獲獻俘進副使是時
廖麻子喻思侔再寇川北被創川撫高崇熙舊主撫至
是復招之賊要質駐臨江市且勿徙市民崇熙輕信遠
請之兵部賜復已有成議昊乃力爭之謂是地為全川

咽項上達重敘下連湖湘今悉已委之賊是絕吭也夫
飢鷹之附可信乎崇熙不聽昊乃立賞格飭部伍觀變
會彭澤以總制調土漢兵會勦崇熙請散還而遣副使
張敏買臨江田宅插賊賊囚敏屠臨江市官軍與戰皆
敗績遂圍中江逼成都畏昊不敢東崇熙懼急檄馳援
昊乃提勁卒五千赴救之賊聞昊至皆散去時土漢兵
既遣還而官軍又無可用者乃始請邊兵辦賊擢昊右
僉都御史代崇熙與彭澤時源共追賊至平壩賊潰為

二庾麻子奔羅江昊遣指揮閻勳捕斬之而喻思倖奔
金堂北走陽平復由昭化渡江還趨東鄉招鄆藍餘黨
自益時源方卧病昊乃言于澤曰東鄉山險不便騎射
深入賊為主非計之善幕下誠能統諸軍使昊得據險
逼出入賊困可不戰誅也澤從之昊以一軍軍九真諸
軍環向賊窮蹙降散殆盡思倖遁追及之于竹木溝負
十創死時遂寧渠縣諸盜皆視思倖為進止思倖敗眾
散賊首駱崧祥范藻皆相率就擒因以平賊功進右副

都御史巡撫如故其明年西部亦不刺冠松潘吳與副將張傑謀招大信小信土番為間取道夜襲之亦不刺遁去加俸一級烏蒙芒部所屬葛魁諸寨與高珙筠連接壤焚拜苗仲猱貉居其中焚人普法惡者蓄妖術僭號煽諸蠻叛富順謝文禮文義應之指揮杜琮出與戰敗績文義手奪琮胄去千戶胡翔百戶潘輔皆戰死吳乃督指揮曹昱統官軍討之賊大敗降者萬計乘勝搗其巢法惡率眾保青山寨吳追及望曰山高而無泉絕

其水道當自斃乃分據水口而闕南方圍待之賊果渴
偵南圍薄薄暮突圍出官軍遮擊之俘斬萬計法惡中
流矢死諸蠻奔吳撫定之已班師值珙縣知縣步梁承
昊風旨誘殺降蠻苗阿尚而琮恥亡冑檄諸蠻取文義
頭文義方激諸蠻變昊又議吏增賦法諸蠻遂大訐集
衆破高與慶符二縣而琮匿不救及昊聞與張傑往討
乃大敗官軍死亡者三千人昊又移軍攻小東路番而
茂州核桃溝上下關諸番不平並糾白別羅打鼓各寨

生番以叛殺吏攻城堡張傑與指揮龐昇皆戰死自黎
雅以西天全六番皆相繼亂巡按御史盧雍黎然先後
劾吳詔逮吳下獄免官世宗即位以楊一清胡世寧薦
起復職然與璉等殊不合仍致仕去久之卒當世寧薦
吳時其言曰吳方今名將可用松潘之敗非其罪也吳
長于用兵惟輕用其長故敗臣短于用兵惟重用其短
故勝時謂名言

論曰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豈不信哉林俊始批逆

麟繼殄劇賊抑足以成名矣瑾敗而進疏以掩緘嘿之
非不已拙乎吳所樹立差足方俊而松潘蹉跌訖以不
振亦喜事之鑒也俊為僉都御史時李承勛方為部郎
俊語之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在
門今吾豈不能誅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承勛因問俊
所交賢者幾何俊以張敷華楊一清楊廉對且論其長
短承勛曰于公何如俊遜謝以質承勛承勛曰公生平
所言多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意者所長在彼所短

在此乎噫是可以得俊之為人矣

此似林俊馬昊合傳論今缺後傳

洪鐘

洪鐘字宣之浙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由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進士習經生業不諳練鐘獨負實學堂上官林聰重之使之總諸司章奏聲驟起二十三年江西福建賊新定奉使安置既歸上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及江西安遠龍南與廣東程鄉率流移混雜習鬪爭以武力相高故易亂譬若羣豺虎而失所檢欲其無相攫

噬難矣是宜及其平時令有司立鄉社學銷兵器日教
之詩書禮讓以化其姦慝時謂之知本之言弘治二年
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既而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
伏無所撓避自土官宣慰司下皆恪奉約束時安氏世
踞馬湖恃力蔑朝命為一方患鍾設策去之而請吏治
其地九年進江西右布政使明年轉福建左又明年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
備時彘顏猖獗鐘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

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
城堡二百七十且悉城沿邊諸縣使各有所守又奏減
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計毀永
平陶窰無令軍民有橫役者奪民田及牧圍草場之入
于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
者多未便數短于帝遂出為雲南巡撫尋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二年陞右都御
史仍董漕政明年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

尚書又明年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五年特令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鐘調土漢官兵統都指揮及宣慰舍人等分道進剿乃敗賊于麻穰灘擒斬八百人俘獲不計賊平藍五部老人倡亂二三年間烏合十萬餘人僭稱王號置四十八營總管攻城殺吏鐘與巡撫都御史林俊督兵進剿賊敗求撫然意在緩師不至也及至依山為

營預邀裂營山縣地且欲得旗牌官為質劫掠如故鐘
佯許之會藍五以所掠女作己女飾嫁永順土舍彭世
麟以結驪世麟白軍門受之鐘令藍五所親鮮于金說
五及老人帥賊眾王金珠等二十八人來會伏發盡擒
之眾聞變大潰鐘遣諸路兵分道追勦擒斬七百餘人
招降十餘萬露布以聞其後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為
變眾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鐘隨調兵勦平
之朝廷七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未幾

被劾乞歸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監嘉靖改元詔
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遣有司勞問既而卒謚襄惠
論曰孝宗嘗謂劉健謝遷李東陽曰洪鐘在薊州時以
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時健遷各善鐘
而東陽則極贊之豈功之所集其即謗之所興者與孝
宗又曰大臣須剛正有氣節而人言鐘務卑諂當退第
無實據耳夫鐘之城邊史稱民不知勞而官不妄費及
其平馭本怨藍廷瑞賊運謀設奇一何壯也蓋功實有

據而卑諂無據然則論人者其亦務求其實據而可已

附錄 洪鐘誌銘為王父成先生所作頗為可信但其敘擒廷瑞處較實錄諸書稍略今從實錄

分省人物考以正德六年五月擒藍廷瑞考實錄是八月不合又兩加太子太保俱訛謬之甚今俱考正

陳金

陳金字汝礪德安應城人也成化中繇進士知婺源縣以最擢南御史巡按浙江弘治三年改山西副使巡撫張敷華檄金增河東鹽鹽補宗人祿會年饑民他徙無守池者金發帑賑招池丁歸業不數月課竣居六年遷

貴州按察使已調雲南父老遮道留金金揮扇却之父
老持其扇而泣遂留扇都亭去就擢左布政督兵平竹
子箐蠻進祿一等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孟養
思陸寇蠻莫屢勦不定金請合蠻兵大征朝議不可金
使使諭之即輸服願返侵地一十三所已督貴州兵破
普安土婦米魯進祿一等滇池水溢浙官民田金以法
疏濬復田數千頃召為南戶部右侍郎正德改元以右
都御史總督兩廣金故有幹局喜建立比至則慕韓雍

之為人多仿其制行之柳慶馬平洛容獐叛金集土漢
兵一十三萬討之分為四翼以總兵康泰為帥從柳州
三江舖入直拔其巢斬首六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以
兵威風諭古田酋歸侵地輸賦如他日會斷藤峽賊阻
山久畏罪願通江路自効金喜上其事改名斷藤曰永
通因以功進左都御史尋遷南戶部尚書復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未至以憂去先是江西盜起有桃源華林東
鄉大帽諸賊久不能制巡撫王哲坐失事以董傑代哲

至是兵部復議遣大臣總制乃奪情起金官趣令即家
就道之軍凡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江南北廣東鎮巡聽
其督發三司而下悉受節制餘郡縣長吏皆得以軍法
從事時大帽山賊大出攻圍武平連陷建寧寧化諸縣
贛撫周南已破賊金復督副使王秩等疏捕山谷獲賊
帥何積欽劉斌陳鳳球等俘斬一千七百級破寨二十
四會所調土漢官軍皆集乃下令征東鄉賊參議徐晟
都指揮陸潮與土官岑濠岑猛分道勦撲于熟塘于南

塲于赤岸廕嶺所至皆捷斬賊帥徐珏五揭瑞一等前
後俘斬以萬計破寨二百六十有奇是役也目兵功多
然實性貪好剽殺金不能御致有縱賊取賂者給事趙
官劾金師出無律詔切責而是時華林賊羅光權遍掠
州縣金檄叅將趙鉞按察使王秩知府李承勛等討之
先後敗賊於局州貴塘擒斬千餘級賊恐分立仙女寨
以拒官軍副使周憲戰拔之復連拔雞公山寨乃始移
兵討桃源賊叅政董朴吳廷舉都指揮高賓分守要害

俘斬數千而副將張勇復統諸目兵毒弩機張所向破
竹斬賊帥殷重十洪瑞七等金喜謂功在俄頃值良日
與諸將置酒高會慷慨賊偵知無備悉捆所載賂諸目
兵乘夜遁時賊已創甚廷舉力追至弋陽將及賊而目
兵所至攘攘居民遮訴滿馬首金乃大沮為招撫計會
朝議亦厭兵聽之遂名降賊為新民即東鄉立為縣隸
撫州並立萬年縣隸饒州州資給新民使居焉然後返
擊華林賊張勇復以目兵破其寨斬羅光權等金積前

後功加太子太保而新民王浩八叛破萍鄉執叅政廷
舉賊勢復振乃劾召金還削官保以俞諫代金既而議
者謂金功大過小復所加官請終制許之十年起再督
兩廣比至首復鹽利開鐵冶佛山堡補南雄潮州逋賦
定田州官田租平海寇饒平外洋而焚其僭用服物聲
大起先是府江諸苗有大小桐江洛江仙回古茂田衝
斷藤峽朦朧三黃出入行剽綿亘二千餘里積久未服
金乃發兩江土兵及湖廣官軍征之斬其酋王公珣等

俘斬萬級諸苗定會流賊龔福全寇連州連山樂昌并
討平之捷聞召還加少保復掌院事時王璟張綸並以
左右都御史在院金入而三人稱金中都御史居一年
請歸又七年卒金歷官至五十餘年多在行間所至以
功名顯顧劾者多言金背闡多嗜慾競進其征江西賊
時民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初開永通峽民與蠻市
既而蠻有役民者金不能禁民大恐時為歌曰永通不
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其怨金如是

俞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長清知縣值旱
饑諫徒跣禱且賑其不能存者每歲首給牛種勸之耕
以治最擢為南御史同官有匿喪者劾罷之既而遷河
南僉事雪花崖賊呂梅聚眾亂諫率兵擒之而俘其黨
是冬丁母憂正德三年起補山西瑾嘗出內降遣寺丞
取緣邊防兵為他用諫慮其叵測白巡撫寢不報瑾怒
欲中以法不果遷江西叅議平大帽賊鍾仕高以功進

廣東副使中道召為大理右少卿尋轉左亡何擢右僉
都御史治水蘇杭時太湖浸漑倡築圩塘以扞水作歌
諭民民賴之已而河北賊劉七走江上擢南右副都御
史專理捺江備賊患會東鄉新民王浩八叛總督陳金
被徵去詔諫往代金督兵江西以便宜從事時浩八自
萍鄉流劫諸縣衆復踰萬轉入浙之開化而石埭生章
仁挾妖書與浩八合副使胡世寧統新民艾茹七往擊
茹七亦叛去會陶琰發所部兵命叅將李隆同知伍文

定等戰于華埠賊少挫遁還江西陽乞撫隨撫隨叛殺
千戶鄧俊連營十里諫乃合大軍攻之分遣王秩軍方
家墩胡世寧高賓各據其山岡吳廷舉從賊中還軍武
山右斷其歸路李隆與指揮賈鑑率大同兵乘夜冒雨
前進出賊不意大破之俘斬千計遂獲浩八而餘賊劉
昌三等奔玉山據隘且復推浩三為帥諫督兵追擊斬
首二百生擒五百餘昌三與浩三殲焉越兩月而有萬
年之變先是陳金插新民于東鄉萬年二縣各設管轄

東鄉雖已叛而萬年尚未動也既而東鄉平萬年疑勢必及已而副使李情復嚴酷獨胡念二者畏李鉉叱餘干不敢發至是鉉卒賊首王重七素狡悍遂鼓衆叛殺李情及指揮千戶府縣官以下縱火焚廨舍諸賊響應諫乃調湖廣官軍二千并永順土兵討之獲重七而茹艾七叛東鄉者至是亦就擒乃復討平臨川安遠新淦諸餘賊論功進右都御史既而建昌撫賊徐九齡復叛諫追討之九齡奔湖廣亡何復還醴源副使宗璽及同

知汪穎知縣吳嘉聰合圍之斬九齡等班師上手詔褒
慰加秩一等先是宸濠蓄異謀聲言得上賜欲撫臣以
下朝服入賀諫不可且時治其左右之不法者濠久嘆
之至是諷所親御史張蓋山劾諫言江西劇賊自用兵
以來日奏斬獲其所奏之數日以萬計誠如是宜數月
間賊無遺種而乃至今未殄者豈天之生賊過蚩蟻哉
虛冒之使然也夫撫之而叛所恃在勦今勦之而愈叛
則我將安恃乎夫賊久不殄民盡為賊請罷諫代以能

者章甫下而捷音至得不問既而南給事御史復追劾
諫如鼇山乃召諫還引疾以中旨奪官家居久之嘉靖
初用原官起督漕運平河南賊之流淮上者既而召入
理院事尋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論曰治盜無良法斬艾不可盡也又多傷良馬而縱舍
之其能無蓄患乎陳金俞諫之功章章矣乃皆被論劾
其所以處之有未盡善故也雖然文法之議賢者不免
而史又云劾諫者寧王為之然乎哉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吳江人以武功左衛籍中弘治九年進士授青州推官召拜御史正德改元巡按雲南遷西安知府五年以副使備兵天津當是時河北賊大起畿南州縣相驚以賊至天祥練卒伍塞要害列營築堡為戰守計六年五月賊首宮太保突犯天津鋒銳甚天祥親督兵迎敵兵既習戰無不一當百自旦迄暮大破之擒官太保及其黨事聞賜牢醴進祿一等尋以御史蔣瑤

言陞天祥少卿仍駐天津理兵備未幾條上六事大抵以賊流山東當遏其所向德州守備必駐兵東陵韓村而後可以防河東河間守備必駐兵故城高州而後可以防河西會劉六攻德州不克將之霸州臨行歎曰吾獨不敢犯陳少卿耳天祥聞其言大駭謂賊雖徒霸將必襲天津以牽制我于是益設備分兵布伏斷賊要路凡通津往來皆植木絙鐵使賊舟不得前又慮賊衆我寡急請都督張俊率千人待之賊果至天祥遂與俊夾

擊賊大敗斬獲甚衆乃以功進左僉都御史領兵備如故時吏部尚書楊一清謂天祥邊才當歷駐他鎮以盡其能而廷議謂賊逼畿甸非得其人抵要地則樊蔽單弱故賊未即殄天祥雖遷而不能去也賊平移撫貴州會程番苗亂天祥調各路土漢官兵分哨進勦苗驚潰遂破其寨擒斬六千級捷聞賜白金文綺明年召歸理院事宣大告警廷推天祥督軍務敵聞遁去天祥奏言守邊在設險今雖禁伐林木而豪強多闢山場立庄田

以致邊無阨塞宜勅令禁絕報可既而敵又寇延綏復推天祥以左副都御史提督陝西諸路軍務敵又遁去詔賜九綵衣加祿二等尋徵還已奉命理浙閩鹽政道經吳江卒于家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初天祥按雲南有左道號阿吒力朶兮薄者自宣德間賂中貴授官蔓延至今輒聚徒數百人祠鬼禹步相煽誘天祥請發所司編管如軍民例時論難之天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已而科道交章劾賴上知天祥得置不

問益委任焉然天祥卒後諸子爭訟積貲至十餘萬人
以是疑之

叢蘭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以進士拜戶科給事中
巡視光祿上言禁中齋醮係當年繼曉季攷省以邪術
誤先帝者陛下既已置之于法而光祿供器依然註備
皇壇之用是自誤也請罷之報可京師正月上元四月
八日軍民婦女多炫服行道路蘭適以巡視禁止而太

常卿崔志端自稱道流不願受禮部統轄蘭面斥之會
清寧宮災以陳言請去侍郎林鳳巡撫錢鉞太監梁芳
都督吳安等聞者心惕時奉命揀選官軍提督陳良請
勿選守門者蘭持不可既而預選者仍充門軍蘭復奏
止之言國初諸軍皆隸三營其後選銳為十二團營不
應差役既以邊方稍寧凡土木之興團營諸軍皆疲於
奔遣不習操練往歲調大同悉不堪用今臣任操練原
許以專事簡捺無復差撥乃命下月餘而猶然被役非

所以示信也已遷通政右叅議轉左命經畧邊關自紫
荆至倒馬正德初由左通政督理延綏邊儲會有寧夏
之變上書陳十事瑾惡之及瑾敗遷通政使改左僉都
御史督儲寧夏會河北賊起兵部言鳳陽陵園地宜重
臣防守召蘭巡撫廬鳳滁和而其時歲饑兼行賑蘭至
鳳陽值賊已壓境蘭督吏士防緣河津隘而躬探甲冑
先吏士馳擊俘斬二千溺死者以萬計乃行賑所全活
又十餘萬事聞璽書嘉勞賜金帛牢醴進秩一等以邊

警巡西路諸關兼督宣大遂以右都御史總制其地是
夏寇轉急詔京軍出禦中官監之而蘭駐陽和節制諸
軍寇分道自偏關薄大同進犯懷安轉攻白羊浮圖峪
入宰武關略陽和定襄復自萬全右衛從蔚州轉掠而
南蘭督軍追擊陰使炊黍于諸堡雜以毒乃設礮石火
矢于陽和天城伏卒其傍寇飢食毒發伏者乘之中矢
石奔潰遂陳斬百人而奪其牛馬什器捷聞顧與監軍
者不合薄其功明年改督漕運權貴不便者請罷漕專

理巡撫中官劉允迎佛西域過淮請見蘭辭之及濠反
蘭督兵江上捕賊謀武宗南巡識蘭名曰是為總制時
禦敵嘗墜桑乾河者也蘭所治供張不能當他郡十二
上不之罪久之遷南工部尚書世宗初立自陳求去不
允御史陳克宅劾其附中官陰事而其時治彬寧獄法
司亦有言蘭撫鳳陽時阿奉失察不宜處位詔置勿問
既而致仕給夫廩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論曰明亡于流賊而賊之流自河北始趙錢嘗教劉六

為影響影勿使踐響勿使追天下有不宿糧不薦居而人猶得困以疆場且詘以芻稗者乎吾因地而食官軍不能指民積吾易馬而馳官軍不能窮馬力以故漂流蕩漂展轉瀕洞而國卒以亡然涓涓之始誰為濫觴而卒抵于是論者謂有明三百年間凡三更賊禍而勢若一轍王振用事則葉鄧以起逆瑾干紀則趙劉發難魏闡厚毒則關獻播烈中人盜賊氣類相召理固有然第當其時則皆有指名自好經術素嫻者為之耆定故二

正之間自新建成寧外若項忠彭澤林俊馬昊諸人由
此其選而啓禎以還則握廟算者既非其人即闡外驅
馳又不能無從流愈下履扁愈庠之勢則以人定國謂
非用世者所當鑒與故平賊名臣鉅細不一而第彙其
略可考見者鱗比櫛次以覘得失若夫中錫風采最為
矯然而過持偏見遂致禍敗人國幾不可挽馬昊克敵
制勝略比韓雍而松潘小挫喜事之戒彭澤洪鐘陳金
俞諫皆能以勦撫並成功名而議者多有夫不詘不招

中錫罔聞已降不殺馬昊昧之無尸無從者不庸議勦
時嚮時背者難以言撫則陳金俞諫輩皆不能朗然有
所別識故時與遇合不必以人國僥倖而尺長寸短瑜
瑕顯然至若功名末路幾于垂成而物必敗之前後相
觀儼若雷滴雖忘之者實然然而生平審處之際亦大
槩可睹已

西河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八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十

列朝備傳

郭東山

郭東山字魯瞻萊之掖縣人弘治六年登進士知紹興山陰縣以憂去服除補濬縣薦第一十六年召入授陝西道監

察御史首論英國并以天象陳權倖交通數事觸時忌奪
俸三月正德改元使頒賞于陝西三邊二年出按宣大二
鎮時邊寇犯獨石宣兵畏縮乃趣令進而調大同兵犄角
禦之寇遁追斬數百級捷聞賜金綺如是者數逆瑾亂政
邊儲歲一覈實受命往察有欲苛刻迎合者東山執不可
瑾銜之時巨璫開三廠偵事勢焰薰灼其昆弟廝養卒冒
名入籍以邀功賞東山在鎮復裁抑之于是奸黨搆陷逮
東山於獄被笞免官七年起廢擢四川按察司僉事鵠賊寥

麻子喻起橫甚時以受撫插臨江市既而復叛朝廷命
左都御史討之而以東山為監軍由德陽至劍州累捷
東山料賊勢必走潼川伏兵起江賊果至半渡擊之俘
斬甚衆及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陣斬右掖長不用命
者以徇諸軍奮勇縛其首蠻端公轉戰至牛山及三义
溪連有俘斬獲起妻子及輜重賊狼狽不支轉而奔北
乘勝長追行滕鐵溢與士卒共賊計窮乞降十一年擢
副使撫治東達道燹彞普法煽亂東山署川南道事討

之抵葛魁諸寨擣其巢元惡授首其烏蒙部諸寨亦隨
宜撫輯之奏聞加俸一級仍莅東達十三年擢右參政
以疾疏乞歸卒

張士隆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也弘治八年舉鄉試不第攜母
妹就太學卒業遂與三原馬理講學至十八年始由進
士出身授推官入為監察御史巡鹽河東當是時光祿
卿李良曾以女字劉健孫諂健既而健為瑾所去乃詐

言女死謀他適士大夫多薄其行而鹽法運使劉瑜貪
狡壞法人人側目士隆劾罷良復劾罷瑜時皆快之正
德九年乾清宮災士隆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
薊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非人徹夜燕
游外見烟燎內官取貨于外武臣黷亂在位扣剋軍糧
名曰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賢黜而奸進翫至則患
生夫衰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廈細旃之
娛孰與邊徼驅馳之險不報巡按鳳陽織造太監史宣

者出荷黃梃二列之鬪前名賜棍有抗令者輒杖殺之
自都御史下皆莫敢問士隆按列其罪狀疏之令去暨
還院而大猾張順往隨中官使雲南殺人仍匿之京雲
南巡撫移逮甚急不得已出官押以二隸至桃源貨隸
招淮上病丐斃之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二年矣士隆
疑其案密廉之數月乃忽得順于淮上而坐之以辟時
廖鵬附錢寧為奸初兄事廖堂蚤守河南積金如丘山
堂敗又以鸞為兄謀子鎧守陝西而已入錦衣理事廖

氏父子名隆起京師元臣師保皆降席相接士隆率僚屬疏劾之其疏有曰堂前鸞後兄弟擅勢鵬內鎧外父子作慝鵬毒河南既招羣盜鎧虐關右必召邊釁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惟此百害疏入寧大恨會寶抵薛鳳鳴以罪削御史籍無賴諂諸佞倖而寧以通其妾故尤曲庇之嘗與從弟鳳翔許啖緡事發其私收詣刑部論死部疑有寃并捕鞠鳳鳴鳳鳴使其妾懷狀自殺長安門狀聞仍坐鳳翔死而立出鳳鳴

于理且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并素所讎者數十人逮赴
都察院院長下士隆暨御史許完先後雜治士隆乃重
掠鳳鳴取伏而釋周安等數十人寧怒令鳳鳴女告治
獄偏枉下士隆并完詔獄復謫士隆判晉州完判定州
時院中周鵠潘倣等皆被議悉賂寧免而士隆毅然獨
行既而陞知州嘉靖初始復御史然忌之者猶擬以知
府缺用尚書石瑤曰凡官居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
反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誣也乃以士

隆為漢中兵備副使會漢中賊王大王三閭仲良結回
回入寇官不敢捕所在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士
隆至首諭之曰能擒賊者為良民有功受高旌不能即
為賊至殺身屠其妻子孫而潛乎其門夫一反手間而
是二者于禍福何居民初聞之憬然既而猶豫乃取賊
主怙惡者十家破滅之于是賊主爭獻賊無一遁者無
何卒于官

附錄 獻徵錄分省人物考皆稱薛鳳鳴以殺人為
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寃

而實錄稱與從弟鳳翔有怨收詣刑部又使
妄自縊長安門愬寃與諸書稍異今從實錄

楊旦

楊旦字晉叔福建建安人太師榮曾孫也登弘治三年
進士授吏部主事歷郎中以剛直聞嘗考察京職有被
黜奏辯者奉旨再覈尚書馬文升欲改擬旦獨持不可
曰改擬非例也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既而陞太僕少
卿尋改太常正德初予省還京逆瑾要一見不見遂以
違限例出知温州府有能聲時瑾偵邏旁午府縣苦誅

求旦獨鎮以靜民賴之安遣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
瑾誅起應天府丞進順天尹貧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
請以贓罰并帑藏之羨者代充其逋仍禁縣吏無重科
四方流民薦食京師道殣相望因募人為叢塚收葬之
明年陞南禮右侍郎尋轉北改戶侍總督京通等倉西
羌回賊犯順甘肅繹駭奉勅總理糧餉所在充足開中
鹽課以其餘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推戴
上恩誓不敢負當永樂時其曾祖榮從文皇帝西征過

甘肅人德之。今旦至甘，人舉手曰：「是楊太師後耶？」率遮道來瞻，以獲識為幸。無何，陞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會蘇岡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帽子峰等寨，猺獠負固，稔惡大肆焚掠。乃調集官軍分道並擊，斬級一萬一千有奇，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擄掠男婦二百三十有奇。牛馬輜重無算，捷聞。璽書褒之。逆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王守仁已咨援兵。旦即委兵備僉事王大用、朱昂都指揮董禎、馬英率驍勇五千直薄南昌前。

後凡九啓守仁未幾濠就擒始徹兵歸田州土官岑猛
初以岑濬亂得罪降級請謁權要希復職會龍州土官
趙源亡後以姪相嗣猛乘間黨源假子韋璋以計襲破
龍州遂趙相遂賂本兵及當國者使璋冒趙宗奪龍州
且欲藉是復己原官請託于旦旦執不可而當國者廣
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又本兵擅威福凡巡撫在外歲
有厚餽而且獨無有當國者與本兵交怒旦乃嗾巡按
廣西御史曹珪誣劾之幸吏部持公為駁白誣卒不行

未幾丁內艱服闋起掌南院陞南戶書又改南吏書踰
年又改北會桂萼張璉以傳奉陞學士旦率部院諸臣
上疏論列語極激切一時悚然用是忤旨遂為給事中
陳洸誣奏致仕年七十一卒

俞敦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也以進士改庶吉士出為刑科給
事中首劾江彬不軌事聞者憚之其後次第陳禁門守
衛緣邊賞賚及薦舉臺閣諸弊皆有裨時改正德十三

年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璽等夜夢巨人授天理人心四字後按罪狀具獄衆懾伏錢寧重敦名求與交納敦峻拒之且不為延接時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直既而遷禮科右給事中世宗入嗣敦首疏四事一去壅蔽二親儒臣三立紀綱四惜名器後賜麒麟服與翰林院編修孫承恩奉詔勅攜幣諭賜安南國王黎暲道聞其國叛暲遇害還行至梧州病卒敦生四歲亡父其後居母喪痛母勞苦不盥不櫛不食稻衣絮者三年人

稱其孝云

李紹賢

李紹賢字崇德其先巢人洪武初有李文者以軍官隨
湯武襄王戰采石有功籍隸泗州衛紹賢生有大志正
德二年舉于鄉十二年中進士觀政戶部例戶部饟邊
銀有火耗如干觀政者皆得分其餘紹賢却不取釋褐
授行人司行人遂奉使賫孝貞皇后遺詔詔江北至徐
州開讀徐州太監與州衛官不得並行禮命撤太監席

太監帖然不敢動會上謀南幸兵部郎中黃筆翰林院
編修舒芬等已具疏留而紹賢偕行人司司副余廷瓚
等復同詞入諫上怒甚詔獄尋梏拳跪午門五日而終
以語侵中官怒不解遂于釋跪日杖舒芬等三十而于
紹賢等加至五十紹賢死嘉靖元年遣鳳陽推官吳璟
諭祭降勅贈監察御史建顯忠祠初杖紹賢時彬等密
伺之慮不死陰遣醫者市杖膏而傅以毒是時死者十
一人行人司居其六而紹賢最烈

戚杰 子仲附

戚杰字世秀中都泗州人父昂神武衛經歷生杰有異徵八歲通一經十三歲補州生員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隆慶改元除河南上蔡知縣上蔡故多盜民嗜訟杰到官日大書民之父母四字于堂約與民更始力行教化督閭胥振鐸以儆舊俗俗為之變巡方御史頒其所條上十事檄庶司受成著為令大計舉卓異第一擢吏部稽勲主事當是時進士重京職薄令長既行召即

棄去若倪杰獨經畫所未盡者設立丈田法竣事乃去
會稽勲正副郎缺杰以主事攝司事有革職知府謁選
陽言贈書投一匱于邸鑿書而空之實以金珠杰啓匱
大驚曰儻何敢然昇匱五達而疏諸朝治之如律無何
調考功忽思親以歸養請不許遂稱疾去事二親三年
神宗嗣位起原官既歷選司員外郎會進退天下羣吏
以盡瘁得疾萬厯四年遷考功郎中是年復當計力疾
視事著吏部職掌一書既而核各省學政攝四司事瘁

甚疾陡發不可治遂卒于官杰有概節幼聘花氏女女
盲且罹風疾婦翁以杰舉于鄉請自罷不可既而女亡
始他娶子伸

伸字起泰方杰死官時伸才三歲母教之讀書儼夙誦
者九歲舉童試于鄉督學御史奇其才乃屬以對曰九
歲童生伸應聲曰萬厯皇帝既而以選貢入監與嘉興
錢士升輩為文友稱七才子故事南監試居首例進于
北伸兩居監首遷北監萬厯四十六年舉京闈鄉試次

年會試中副榜伸不受選顧性孝侍母疾嘗糞封股請
身代無所不劇及親故而刻木為二像祀祠側崇禎改
元登進士除戶部主事使權濳墅時兵餉不足權稍嚴
伸獨寬其權坦坦然吏無譏訶才足辦解額不贏一錢
當事已薦伸而中貴有索伸名刺以為重者伸不與遂
乞假去先是伸未去官時日不給吏有指無名官錢為
可取者伸笑曰吾授經里門貧未嘗減于今也嘗夜坐
婦兄蕭君書舍見白光如流往來亭榭間以告婦兄婦

兄掘地得良金千鎰請割其半以謝予而未有取也夫
即人間無名錢而不之取也取官錢哉

焦芳

焦芳泌陽人天順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曲
意仰事賢陰遣細人侍歲節視酒饌同于子姓時將以
侍講遷學士或語萬安曰不學如焦芳亦學士乎安哈
之芳聞大恚曰是必彭華間我也我不學士者且刺華
長安道當是時翰林纂祭大訓為東宮進講其書皆華等

為之芳恥不與至是遇進講芳故摘其疵揚眾中同館
夙以禮相齒芳獨猜狠無文又多口眾頗畏避會芳黨
尹旻父子旻敗株累謫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二人所
為銜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副使上
書乞憐調湖廣副使乃百計謀復翰林未幾陞南通政
以憂歸會南祭酒李傑服闋待除傑亦故出自翰林錢
溥欲遂以翰林還傑劉健不可曰焦芳伺此久矣今日
援傑明日能拒芳耶溥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

常少卿兼學士尋擢吏部右侍郎日于衆中慢罵健其在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勒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時馬文升為尚書老臣亦並加姍侮且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因求入內閣為謝遷所抑尤怒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罵正德初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邪諺云無錢棟故紙今天下逋稅

匿稅何限不是之棟而但云損上上聞之大喜會文升
去遂以芳代之給事中劉蕪陶諧等共劾八閹韓文將
上疏疏當首吏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
已既而文伏闕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
日之事為首者當之而乃預洩伏闕謀于瑾瑾德之健
遷去瑾授入內閣累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凡瑾所以
濁亂海內變置成法皆芳導為之芳過瑾稱千歲公公
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出言如一口且寡學其聞章

疏不大了而伺瑾願授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芳子黃中亦傲狠不學舉進士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為置三甲之首乃言瑾徑授翰林檢討又一年驟改編修錄黃中策與一甲三人並列然尚時時以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之曰黃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榴詩甚拙願恨李耶瑾嘗怒翰林官傲已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修孝宗實錄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其私人檢討段昺輩文致諸翰

林密投瑾乃以擴充政事為名出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為郎屬餘姚薦舉四人以試文忤瑾瑾持文至閣必逮遷且籍其家東陽解之芳厲聲曰縱輕處不當除名耶乃黜遷為民而榜逐餘姚人之為京官者滿刺加國王所遣使亞剌本江西萬安人名蕭明舉以罪叛入其國而與其國人端亞智等來朝既又謀入淳泥國索寶殺亞智等方下勘奏而芳批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起物議宜裁減

江西鄉試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為令且謂
安石禍宋吳澄任元宜榜其罪于朝堂使為他日用江
西士人之戒楊廷和解曰以一盜而詞連通省試事至
裁解額亦已足矣恐宋元兩朝人物或不便併案否乃
止芳大都深惡南人其于江浙尤甚既裁江西解額乃
復增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各三十餘名而會試南北并
以四川入南卷而分南北各一百五十名令均意猶不
足每退一南人進一北人輒喜雖尚論古人亦必詆南

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其與修孝宗實錄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之上有誰如我直者始張綵為郎時芳薦以悅瑾覲共奸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虛日綵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炅見芳勢衰轉向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搆于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没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目至操刀殺而黃中乘芳卧病逼通妾淫毒嚙臂

時就寢醜聲達瑾瑾常于衆中斥芳父子會南司業缺
芳乞瑾擠汪俊為瑾所斥頗愧沮而寘鐸初平禮部以
黃中充頌詔使瑾復于左順門斥芳不聽行芳乃立乞
歸黃中疏請送父并白閣廕以侍讀隨父還里瑾敗科
道交劾芳父子黨瑾當正法以尚有與援僅削其散官
月米黜黃中為民而芳使黃中大賈持金寶分饋權貴
上章求前雪復官吏科駁之且歷數其罪于是吏部覆
奏謂芳當瑾用事時首先附和憲政亂法黷貨淫刑援

引儉邪殺害忠正一切欺君誤國之事瑾意未發而未
遂者倡引助成無所不至本當急正典刑偶蒙寬貸已
屬漏惡不知慚悔反肆奏辨殆鬼神震怒驅令就誅乞
將芳父子械繫法司彰天討之公雪人心之憤為萬世
奸臣之戒覆上隨令緹騎捕黃中黃中棄賢重狼狽遁
走及得旨始免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大盜趙銖入
泌陽火之發害仆牆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家墓
襍燒以牛馬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得取芳

衣冠被庭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厲齒拔劍斫其首
而使羣盜爭糜之曰吾得手斬此賊幸矣鏗後禽德安
臨刑呼市中曰吾非反者吾欲誅焦芳父子以謝天下
而不能也瑾姪劉二漢亦曰我死固當第吾家所為惟
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家居豈
非寃哉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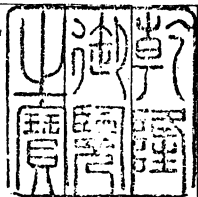
諸書載焦芳比尹旻父子而弇州別記稱尹

龍要足

旻子名耳獨弇州于其官爵遷次不甚考据

其云擢吏部右侍郎則是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
進尚書者吏部但為左不為右也且其云進尚書後

韓文疏會計不足則尤誤芳之得代大升為尚書正
為議會計一節耳又云黃中授翰林檢討踰月遷侍
讀則誤之甚黃中不由庶吉士授檢討踰年改編修
至芳告歸時始陞侍讀同歸此實錄與他書彰彰者
而弇州之謬至
此亦可異也



西河集卷八十三